



金蔷薇
儿童文学金品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弄泥小时候

王勇英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蔷薇

儿童文学金品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弄泥小时候

王勇英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弄泥小时候 / 王勇英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8
(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ISBN 978-7-5324-9117-9

I. ① 弄… II. ① 王… III. ①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5753 号



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弄泥小时候

王勇英 著

胡文如 插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5 字数 193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117-9/I · 3475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1. 花名叫弄泥蛇·····	1
2. 大头弄泥爬呀爬·····	6
3. 像刀子一样的嘴·····	13
4. 突然飞跑·····	19
5. 我在我们村迷路·····	26
6. 我和外公·····	33
7. 有个地方叫秧地洞·····	46
8. 名字也有故事·····	60
9. 它们是什么豆的娘·····	71
10. 老虎外婆 ·····	75
11. 布袋袜子 ·····	80
12. 乳牙 ·····	86
13. 是那只老鼠吗 ·····	93
14. 洗脚瓦片 ·····	96
15. 我要穿多多口袋的裤子 ·····	103
16. 我想长狗头疙瘩 ·····	109



17. 红绸带	113
18. 花花裙子	117
19. 二姐哭了,是饿的	122
20. 钓鱼	126
21. 钓到一只贪吃鸡	130
22. 它是一只善良的公鸡	132
23. 擦火花	135
24. 拼杆蛇	140
25. 住在奶奶眼里的小人工	145
26. 烧火了	149
27. 过新年	154
28. 羡慕爷爷挎火笼	157
29. 冒险走山野	160
30. 玩水的事	164
31. 穿耳洞	167
32. 做针线	171

33. 织围巾	174
34. 很想像他们那样看书	178
35. 看书	181
36. 剪字	185
37. 我天天向上看	189
38. 演剧	192
39. 走亲戚	209
40. 我们用力地大声说话	215
41. 数青蛙	217
42. 青蛙一叫就跺跺	221
43. 做卷发	225
44. 放鸡	228
45. 有一天,我从教室的窗前走过	231

1. 花名叫弄泥蛇

听家里人说,我快三岁了还不能走,只爬。

我头大,身子小。我的小身子支不起沉重的大头,只能常常坐着或趴着,让大头垫在地上或门槛上。

那时候的我,腿细细小小像树棍,爸爸妈妈担心我只要站起来脚骨就可能会被头压断。

我的脚板还特别小,小得只有我爷爷的三个手指大。

爷爷每天都用手指量一下我的脚,看看是否会长长一点点,长宽一点点,长厚一点点。可是,我的脚长得太慢太慢,爷爷每次量了我的脚后都担忧地说:“唉,这一点点大的脚,以后这路怎么走哟。”

奶奶小时候是裹脚的,她也有一双小脚。以前奶奶以我的小脚为荣,说女丫子脚小乖巧,可是现在她也为我这双小得过分的脚揪心。奶奶常常看着我的脚,难过地说:“难道我家弄泥以后都要像这样趴着、躺着或坐着,站不起来了?”

和我同一年出生的三妞、凤尾、天骨、十六、乳渣早就能满村奔走了，甚至比我小一岁多的十九和扁头也都能满村乱跑了。

我还是处于爬行阶段。

一阵嘻嘻哈哈声从巷子里传来，从我家厨房门口飘过，荡向门楼外。

三妞他们从巷子里走过，到门楼和打谷坪还有塘水那边玩。

我正躺在厨房的柴堆边，慢慢地滚动那颗大大的头，追看地上的蚂蚁。我听到三妞他们的笑声，还有脚步声，忍不住用两只手支撑起半个身子，很想出去玩。

正在烧火煮饭的妈妈看着我，希望有奇迹出现，我能突然站起来像别的孩子那样奔走。可是，我试着努力了一下就放弃了，又把沉重的头垫在地板的一块松柴枝上。我感觉还是侧躺在地板上比较舒服。

“你也出去玩吧。走出去。”妈妈鼓励我走出去玩。

“我不去。”我说着，滚了滚，滚到饭桌底下。

“再不走路以后就不会走路了。”妈妈用烧火的棍子敲了敲地板，“站起来，站起来，走出去……再不走以后可能真的不会走路了哟。”

“不会走就不走，我会爬，我还会打滚。”说着我爬给妈妈看。

然后我又滚给妈妈看。

我从桌底下滚到墙壁根，用树枝挖墙洞。家里的墙根被我挖了很多洞，有大的洞，有小的洞。

外公从外面回来，抢去我的树枝。他说：“再这样挖，终有一天你会把这间屋挖塌。”

外公总是这样吓唬我。

“呀？”我眨眨眼，不太明白外公为什么总是用这句话来吓我。我觉得我挖的只是墙根，又没挖墙壁上边和屋顶，它们怎么会塌呢？

我的眼珠子只转了几下，整理好了一大堆话反问外公：“门那么大，窗

那么大，屋为什么不倒？我挖那么小的洞屋就倒？你以为我好骗？”

“……”外公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我，只好瞪瞪眼说，“除了会顶嘴，你还会什么？”

“我还会爬——我还会滚——你不是见过吗？”我大声说。

妈妈在旁边笑了，笑完以后又责骂我：“外公说一句你就有一百句等着。走路不会走，吵架本事就那么大。”

“会爬，你知道你几岁了吗？还爬。要会走才值得这么大声地告诉我。起来，我扶你走路。”外公伸手把我拉起来。

外公的手虽然苍老但很有力。他抓住我的手臂，提了提，让我的脚立在地上。我几乎是被外公架着走了几步，然后外公突然放开手让我自己走，我摇摇晃晃的，几下之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太可怕了，要不是我坐下来得快，肯定会摔跤。

我还清楚地记得以前学走路时摔倒的痛，真可怕。

以前我也很喜欢走路，只是总摔倒，有时候摔进屋檐下的水沟里，有时候跌入水盆里，有时候撞到墙上或桌角上，每次我都痛得大声哭。摔多了，痛多了，就害怕了，我不敢走路了。我觉得坐着、趴着或躺着最舒服，最好，不用痛，不用哭。

外公见我又躺下去，再次把我架起来走路。我不干了，拼命嚎叫起来，一边叫一边说：“外公你回你家，你回你家，你回你家……”

“你走路我就回我家。”外公一点都不心软的样子，架起我逼我走路。

我把腿缩起来吊在半空，就是不让腿沾到地面，外公只好把我放回地上。我一个打滚又滚到桌底下去了，手抱着桌腿，脚也夹着桌腿。外公拿我没办法，除非连同桌子一齐抬起来。

“再不用腿走一走，腿就会收缩不见了。你会变成蛇的，成为弄泥蛇，成天滑溜溜地滑。”外公又瞪眼说些吓唬人的话。

我才不会被外公吓着呢。我继续滚。吃晚饭的时候我也不肯坐到板凳上来，我趴在地上吃。

爸爸看着趴在地上吃饭的我，又看看趴在我旁边的老狗，摇摇头说：

“你要学老狗趴着吃饭吗？”

老狗好像听懂了爸爸的话，赶紧站起来。

“你看，连老狗都觉得趴着吃饭不好，你还趴着吃？”爸爸又说。

“我趴我的，它站它的。”我还是坚持自己，不学老狗。

“真是像外公说的那样要成蛇了，弄泥蛇。”爸爸无奈地说。

正好有人从门口走过，听到爸爸说弄泥蛇这个花名（外号），便笑着接话说：“对，不走路就变成弄泥蛇。”

本来只是外公随口一说，却想不到从此“弄泥蛇”就成了全村人人都喊的花名。

在村里的方言中，“滑溜溜”的“溜”这个词是形容蛇走路的，这个词就这样被用到了我身上。

常常有人这样对我说：

“弄泥蛇，滑溜溜的蛇哟，你快点溜过来。”

“弄泥蛇，又溜去哪里呀？”

“弄泥蛇，溜快点。”

.....



2. 大头弄泥爬呀爬

这天中午，我坐在门口等饭吃。

我小小的身子支撑着一个大大的头，我自己觉得吃力，别人看了也觉得吃力。每个从我面前走过的人都要摸摸我的大脑袋，发出我不爱听的“啧啧”声。

比我大一点点的三妞、凤尾、十六、天骨、乳渣他们几个人又从我家门前的巷路上走过。他们总是从我家门前经过，害得我总是被他们吸引，想跟他们一起走。

我看见他们每人一手抱着一碗粥，一手拿一颗红薯。我还看见他们的粥里插着一只吃粥的铜勺子。他们每天中午都这样结伴到门楼去，排排坐在门楼前的砖阶上吃。

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他们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他们站着看我，我坐着看他们。

“弄泥，去门楼吃吗？”三妞先问我。

“去。”我大声回答，她不问我我就已经很想去了呢。

我转头对正在屋里烧火煮饭的外公说：“外公，我要去门楼吃粥，快给我一碗粥，我还要一颗红薯。”

“红薯还没熟。”正在灶膛前烧火的外公答了我一句，然后对正靠着灶台看书的二姐说，“你看书看得耳朵都关上了？快给那个贪吃蛇装一碗粥。”

二姐看书看进去了，没听到外公说话。外公拿起烧火棍敲了一下她的脚，把她从书里敲出来。

三姐他们开心地笑起来，觉得我外公和二姐很有趣。

二姐装了一碗粥，再用勺子从泥缸里刮了一小团棕黑色的酱膏放在粥面上，再加一根萝卜干。

“给。”二姐把粥碗放到我手中。

二姐回到屋里再捧起书来看。三姐他们几个人立即就围近到我身边来看粥面上的那一小团酱膏。这东西比较贵，不是每个人家的孩子都吃得起，主要是用来炒菜的。他们羡慕我，一碗粥里就能有一小团这种香香的酱膏。他们越站越近，鼻子快碰到碗边了，还用力吸几口香气。十六的嘴角里流出了一行口水。没有人笑他，因为他们个个都那么馋。我特别得意地高抬着头看馋相明显的他们。老狗被他们挤得难受，钻出去趴到远一点的地方。

“红薯——”我还惦记着红薯。

“还差几口火。你先吃粥，等下熟了我拿给你，没人会抢了你那份。”外公说。

三姐他们依次走过，我抱着粥飞快地爬着跟去。

我虽然只是在爬，但我的速度并不慢于三姐和风尾他们。他们刚走到门楼，我就随后跟上了。我还有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本事：挪动屁股往后退的速度最快，而且还能不用手帮忙。

我到了门楼以后就后退着去找喜欢的位置。

我们几个一溜儿排开坐在门楼左边墙根下的一道砖阶上，吃午餐。几条贪吃的狗也凑过来，想捡点薯皮或饭粒吃。鸡也来了，只是鸡刚靠近就被狗赶走了。

我用小勺把酱膏压进粥里，慢慢搅动几下，整碗粥就慢慢地变成好看的棕红色，飘出阵阵香气。香气又再次把三妞、风尾、十六、天骨和乳渣他们吸引过来。

他们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的粥，很想吃一口。

“你们一人舀一勺。”我对他们是大方的。

他们每个人小心地舀了一勺酱膏粥，小心地，慢慢地吃。十六的嘴比较大，又比别人贪吃些，即使他故意想慢慢吃也慢不下来，一勺粥伸进嘴里就直接吞肚里了。风尾是最能省着吃的，别人那勺酱膏粥都吃光了，她还有半勺慢慢品味着。

十九来迟了，她用衣角托着一颗红薯和一只芋头。

她站在我面前，眼睛盯着我的粥看。

一阵风吹过，十九用力吸取一口香气，抽抽鼻子说：“香。”

十九看到风尾还有半勺酱膏粥，聪明的她便知道他们都分到了，便对我说：“他们都得到吃了，我还没吃呢。”

我把自己的勺子递给她，让她自己吃了一大勺。

十九高兴地挤在我和风尾之间，把那只有点儿长的芋头掰成两半，分一半给我，自己吃一半。

十九比我们小，跟大妹和三妹还有扁头是同一年出生的，但她更愿意跟我们这帮人在一起玩。

十九的弟弟扁头和亚蛇从塘头那边往竹角奔跑。亚蛇的裤子掉下来一半，绊了他一跤。天骨趁这个机会问他：“跑这么快，去哪？”

“有人来卖白软糖。”亚蛇说着把他手中的一毛钱挥了挥，提起裤头又继续跑。

扁头本来已经跑远了，又转回来对十九说：“我也有一角钱，去买软糖。”

十九一听就跟去了。天骨、乳渣、三姐、凤尾和十六都经受不住白软糖的吸引，也跟着往竹角跑去。

只有我还留在门楼。

“我也去。”我抱着半碗粥，飞快地倒退着循（循：方言发音，意思是“爬”）去。

我循到竹角后，卖白软糖的人又已经去了上高屋。一大群贪吃的小孩子像群蜂一样跟着拥向上高屋。我又继续循去上高屋。

我循得再快也不如人家跑得快，我好不容易到了那里，人家又已经穿过小巷走过祖宗堂的第三大天井，往那片屋村的巷子去了。

我没办法再跟去，村子另一片的巷道有太多高阶和天井，我爬不过。我不太高兴地一个人沿原路返回门楼。

我一路循回去时，有些聚在龙眼树下抽水烟筒或乘凉的大人就笑着说，我都几岁的人了还不肯站起来走路。我瞪眼，嘟嘴，循得更快。

外公站在厨房门口大声喊：“弄泥，回来吃红薯了哟——”

“好——”我很快就爬回家里。

只是今天全家人吃红薯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大家为了照顾我，都把装着红薯的竹篮放在地上，所有人坐在小板凳上吃。这次红薯却是放在餐桌上，我伸伸手，够不着。

“给我吃。”我大声说。

没有人回答我。

“给我吃——”我提高音量。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外公、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大哥和二哥像是约好了，一起沉默不理我。

我仰头看爸爸，爸爸假装没看到我。我再看妈妈，妈妈也假装没看到我。

“我要吃——”我又大声喊起来，还用手摇桌脚。

外公终于出声了：“要吃就自己站起来拿。”

“我不站。”我已经坐习惯了，爬习惯了，不想站。

“你的脚不用来站，长它们做什么？不站就别吃。”外公说。

“我的脚就不用来站，我不站也要吃。”我野蛮地回答。

“不站起来就别吃。”妈妈也硬下心肠来了。她认为我如果饿了就一定能自己站起来找食物。

我又喊了几声，全家人都不再回答她，想逼我站起来。

我是有脾气的。我用力摇桌子，一边有节奏地说：“我要吃，不给我吃我就摇摇摇，我摇摇摇……”

桌脚本来就有点儿不稳，经我这样一摇，桌面上的篮子倒了，粥也翻了。粥浇到我身上，红薯也滚在我身边，全家人都乱了起来。

他们终于知道我发起脾气来有多可怕了。

老狗迅速跑过来，舔我身上的粥。它是一条好狗，舔得很干净，一粒粥粒都舔去，一点儿粥水都舔干，但我的头发也被老狗舔成了扫把，直直的往天上冲。

妈妈收拾残局，大阿姐给我换衣服，用湿毛巾再帮我擦拭了一遍。

“再不站起来你就爬到老。”外公还想继续逼我自己站起来。

“爬到老就爬到老。”我拿着刚才从地上检到的两颗红薯，跟外公顶了一句嘴后，又快速地循去门楼。

我因为总是循地行，屁股被磨出了一块厚厚的皮。每天傍晚妈妈帮我洗澡时都要把我反扑在膝盖上，扒我的屁股看。妈妈一边看我的屁股一边唉声叹气说：“屁股的皮比脚皮还要厚。”

